

采薇

武汉

HUANGHUANG

WUHAN

城市埋葬我们的青春
却无处安置我们的灵魂
闹市孤灯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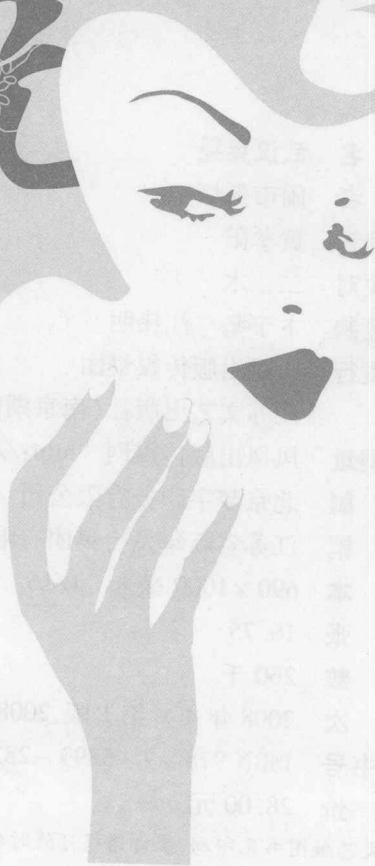
晃晃

武汉

HUANGHUANG

城市埋葬我们的青春
却无处安置我们的灵魂
闹市孤灯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汉晃晃/闹市孤灯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399 - 2823 - 4

I. 武… II. 闹…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458 号

书 名 武汉晃晃
著 者 闹市孤灯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7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2823 - 4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悄然长大 001

时间是一个阴险的怂恿者，他总是默不做声地将一个少年变成青年，同时又将许多欲望摆在这个青年的面前——比如金钱，比如爱情。这些都将带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烦恼，只是人们有时候把这些欲望和烦恼换上另一个动听的词——生活。

一 火车不是推的 / 二 高启的小鸡鸡 / 三 高得富偷铁 / 四 王婷的妈妈是破鞋 / 五 高启的领袖面 / 六 厕所的洞与安全套 / 七 大院有了电视机 / 八 女人洗澡看不看 / 九 勇敢有时是一场悲剧 / 十 明星边峰登场了 / 十一 花和尚的拳头水生的砖头 / 十二 坐山雕和他的女儿 / 十三 站在黄鹤楼上撒尿 / 十四 高明进去了 / 十五 你的美丽是一种罪 / 十六 握手的感觉 / 十七 不上大学上技校 / 十八 高启喜欢飘在风中的感觉 / 十九 王婷要退学 / 二十 时间是一个阴险的怂恿者

第二章 饿狼传说 063

城市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赌场，每个人都在不停地以自己的方式下注，底牌没有亮开前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知道选择错误时，却已经输得无翻身之地了，比如年轻的岁月和已经走过的路，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总是在“用青春赌明天”。

一 以我的名义抢劫我 / 二 母亲的私情 / 三 胡一刀买鱼 / 四 准警察李鸣和他的所长姐夫 / 五 高启比警察快 / 六 胡一刀的三不打 / 七 冲冠一怒为红颜 / 八 打人与被打 / 九 自己动手吧 / 十 高启抽的什么烟 / 十一 毒品是饿狼 / 十二 那一刀的风情 / 十三 监狱是我的大学 / 十四 囚犯的抢险救灾 / 十五 那销魂的一枪 / 十六 梅老大的情人 / 十七 胡一刀是哥们儿 / 十八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情事 / 十九 和陌生女人的新年 / 二十 谁的初恋 / 二十一 城市的地下赌场 / 二十二 火拼会是什么结果 / 二十三 谁在背后开枪 / 二十四 谁做掉谁

第三章 谁的忧伤 136

那时我很伤心,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们也不能明白我的所持,每个人的忧伤都只有自己才能感受。纷杂的都市中,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有了快乐与光鲜都愿与朋友分享,却无人在乎朋友的忧伤。

一 江大的樱花妖精 / 二 师兄上课 / 三 一死倾城的人 / 四 家有芳邻 /
五 北方有佳人 / 六 谁都有秘密 / 七 舆论监督的背后 / 八 小姐的几种 / 九 肖水生的新闻线索 / 十 兵与贼的合作 / 十一 卧底出击 /
十二 警察老张是赌神 / 十三 记者的纪律 / 十四 父亲的婚外情 /
十五 兄弟是一种感觉 / 十六 最后一个处男 / 十七 和父亲的对决 /
十八 爱到秋天叶自黄 / 十九 似曾相识故人来 / 二十 明天突如其来

第四章 青春答案 201

城市用漫漫烟尘湮没我们的青春,却无处安置我们的灵魂。欲望的洪流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也是人类堕落的祸水。而警察是干什么的呢?我的父亲与警界传奇老张曾说过:警察应该是这股滚滚洪流中的水手和航标,费尽心力只为人类的诺亚方舟能到达彼岸!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所谓的彼岸究竟是怎样的一片鸟语花香、五谷丰登。

一 给晃晃一个定义 / 二 姐姐的忧伤 / 三 混混的势力范围 / 四 再遇吴山青 / 五 世界杯年的枪击事件 / 六 道上的规则 / 七 抓了一个小混混 / 八 不信你不说 / 九 突如其来的爱情 / 十 暗访吸毒者 /
十一 大案来了 / 十二 正义的代价 / 十三 女毒贩的不情之请 / 十四 吴山青的女儿 / 十五 高秀的误会 / 十六 许你一个未来 / 十七 老大之争 / 十八 痛却人间无数 / 十九 抓一个漏一个 / 二十 不能说的秘密 /
二十一 不是结局

第一章

悄然长大

时间是一个阴险的怂恿者，他总是默不做声地将一个少年变成青年，同时又将许多欲望摆在这个青年的面前——比如金钱，比如爱情。这些都将带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烦恼，只是人们有时候把这些欲望和烦恼换上另一个动听的词——生活。

一 火车不是推的

我出生时嘹亮的哭声没有给 1976 年那个寒冷的冬季带来一丝欢乐。

我出生后连续三天大哭不止，老爸曾建国“啪”地给了我一巴掌说，都是这个小王八蛋哭哭哭，让全国人民都跟着哭。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这个武昌汽修二厂的六级钳工五大三粗，正红着眼在掉眼泪。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掉眼泪，后来即使是爷爷曾铁匠去世他也没有这样哭过，还笑呵呵地招呼他的一帮朋友们打牌到天亮，真是不孝之至。

我生于那一年的元月五日，我哇哇大哭三天，以示对曾建国的不满。那年曾建国三十岁，按照当时的说法也算是老来得子，本来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但是半文盲的曾建国只知道我每天与他争奶吃，他此后便以欺负我为乐，动不动就骂我小王八蛋，那么，稍微有一点逻辑知识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了。

曾建国给我起名“曾继来”，以纪念伟大的周总理。

曾建国在二十九岁高龄才娶了国棉五厂的纺织女工周红梅为妻，从而结束了他的手淫生涯，以发现新大陆般的热情日夜耕耘。那时他们的新房在龟山脚下京广铁路边的一处民房中，室后两米处就是时时呼啸而过的火车。那时的火车都是蒸汽机车，往往从武昌站出发的车到了大东门速度还上不来，一路上“扑哧、扑哧”地缓缓而行，等快到了大桥才开始加速，一声长笛悠然震九州地呼啦前行。曾建国对经过的火车熟悉得很。火车一到，他

便感觉自己也如火车一样雄浑有力,随着铿锵铁轮起伏有致。他常问周红梅到站了吗,周红梅总会说还差一点,曾建国就咣咣地提速冲刺,他们总能在过往火车的雄浑汽笛声中达到和谐统一——这也是他们平庸的婚姻生活中唯一能达到和谐统一的时刻。而我就在他们不知道哪一次的到站游戏中诞生了。可惜的是,由于种劣地薄,我日后的平庸也就因此注定了。

曾建国是个大嘴,爱在车间向工友们吹牛,人送外号“曾牛B”。有一次他将火车笛声的玄妙讲给高得富听,高得富哈哈大笑。此后,人们又送外号给曾建国——曾车头,此与“曾牛B”有异曲同工之妙,言简意赅地浓缩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这句俗语,也充分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人们还送我妈妈外号叫“周到站”。

高得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他们所有的精华都只给了第二个儿子高启。高启从小就长得比别的小孩快些,这家伙只比我大一岁,却高我十几厘米,而我则可能是因为种子不良的原因,从小就长得跟豆芽菜似的。曾建国每次看到高启回来就要左右端详我半天,又自己对着镜子照半天,然后对着周红梅说,这是我的儿子吗?你看我长得多结实,跟桥墩似的,这家伙怎么长得像你们厂的赵秃子瘦不拉叽的风都吹得跑?

周红梅多半会鄙夷地对他冷笑一声,并不否认这个假设,谁让你没屁用让自己的地给别人种了呢。曾建国就会找一个由头骂我,小王八蛋过来,让老子看看像不像我。然后他会自找台阶下说,哈哈,眼睛长得还是像我的,双眼皮,多迷人啊,以后跟老子多找几个媳妇回来。曾建国的假设是有一定道理的,赵秃头是国棉五厂第六车间的车间主任,戴着厚得跟瓶底似的大黑框眼镜。甚为稀奇的是,我在三岁时看到他的眼镜框是用一块胶布缠着的,到我二十三岁时他死了,那眼镜框还是用胶布缠着的。但总体而言他是属于比较有文化的那一种人,其一向对周红梅关爱有加,让曾建国很是吃醋。曾建国对领导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因此他对此无可奈何。

我五岁时终于搬到楼房上去住了,这是周红梅她们厂给分的一套一居室,据说也是托赵秃头的福。曾建国当仁不让地占据了一室,而将我赶到外边小厅中安了一张小床。他给自己安上了一张他亲手用五十号三角铁做的大铁床,1998年我们搬家时我请了八个人才将这张床抬出去,这也是曾建国给我留下的唯一珍贵遗产。

二 高启的小鸡鸡

我家新搬来的这个地方位于胭脂路向左一条巷子里，他们叫这条破巷“候补街”。出巷右拐三百米是粮道街，再向前就民主路。我们住的这幢楼只有四层，人们都在过道上烧饭做菜。每天早上家家生炉子就如同楼房着火了，或者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战争，我们得小心地穿过由锅碗瓢盆组成的雷区。

在这里我也交上了新朋友——高启和王婷。

高启就是高得富的第二个儿子，跟我一起玩的时候总是让我喊他哥哥，我不喊，他就打我，我打不过他，他就将我强行压在身下，问我喊不喊，我倔强如不怕开水烫的死猪，高呼老子就是不喊，他对此无可奈何。

但终于有一天，我被他算计了。那天他和我一起趴在三楼阳台上比赛向下吐痰，有人过来我们就向下吐，看谁吐得准，然后快速地缩回头躲在阳台后格格偷笑。结果过去了十二个人中，我吐准了五个人，而他只吐准了三个。我得意洋洋地看着他，他目露凶光地看着我。我有些害怕，这时大人们都去上班了，如果他恼羞成怒打我一顿可不妙。

高启说我比你大，你应不应该喊我哥哥呢？我说要喊也可以，除非你吐痰比我准。高启说这次我们比赛撒尿，看谁撒得远，王婷作证。我不能在王婷面前服输，只好同意。我们就站在三楼的阳台上向下撒尿，我把小鸡鸡翘得老高，身体弯成一张弓，努力向下撒，一道白线如箭般射出老远，我得意洋洋地看着高启。他轻蔑一笑，拉开裤子，掏出小鸡鸡。我发现他的鸡鸡比我的大得多，而且是坚挺的，我还发现王婷也正好奇地看着他的小鸡鸡，并且逐渐脸红了起来。结果高启的尿比我撒得远得多，高启撒完后还得意地将他的小鸡鸡拿在手里甩了几下，如同一个英勇的战士挥动他手中的利剑，我无地自容。

高启挺着胸说你输了么。我惭愧不已。王婷说曾继来不许赖皮，输了就要认账。我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喊了一声哥哥。高启哈哈大笑，十分得意地笑着说以后我照着你，有谁欺负你，我帮你打他。

然后我们一起下楼去玩，沿着候补街的青石板路疯跑。在候补街到胭脂路的出口处有一个修鞋的摊子，修鞋的是一个年轻的妇人。高启不小心

也可能是故意地撞倒了她的摊子,鞋子、工具、皮革等洒了一地,高启向她做鬼脸,妇人惊叫一声说这是谁家孩子真调皮。

王婷很懂事地道歉说对不起,我们帮你捡起来。高启说捡什么捡,我们到古楼洞那边去玩吧,那边树上有不少鸟窝。高启没注意妇人的旁边还坐着一个沉默寡言的小男孩,他正狠狠地盯着高启,这绝对不是善意的目光。我提醒高启说有人挑战你。高启满不在乎地向那小孩吐口水,那小孩突然就蹦了起来一头向高启撞了过来,高启被撞倒在地上,正好一屁股坐在一摊污水上。我很高兴,也算是替我出了一口刚才撒尿输了的恶气,但我说这还得了,他竟然打你。王婷拍着手说高启晚上得挨饿了。

高启从地上爬起来与那小孩扭打在一起,还没有分出高下就被妇人拉开了,我很扫兴。高启仍然不依不饶地要找回面子,妇人却抡起巴掌狠狠地给那小孩一下说,水生,谁让你打架的?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跟小朋友们打架就是不听。

那小孩脸上立即跟盖章似的出现了一个巴掌印子,小孩哭着说,对不起,妈,以后再也不打架了。高启目瞪口呆了半天说,曾继来,我们走,去古楼洞玩去。

这个小孩名叫肖水生,小学时居然和我是同桌。

果然晚上回来后,高启被他爸爸高得富罚晚上不准吃饭。不让孩子吃饭是高得富常用的招数,屡屡用在高启和他哥哥高明身上,这是因为他们兄弟俩实在太能吃了,高得富常感叹家中生了两个饭桶,所以高得富得抓住一切机会不让这两个家伙成为饭桶。高启的妹妹高秀总是一副小大人的样子,瘦不拉叽的,还帮妈妈做事,估计吃得也不多,所以总没有看到她被罚。高启被罚不吃饭让我高兴,这样他第二天肯定没劲儿,再比赛撒尿就不一定能赢我了。

但是我发现一件让我很不高兴的事,王婷竟然给他送吃的来了!居然是半截香肠!高启一口就将那香肠吞了,嘴上还挂着几滴油,看得我恨不得冲上去给他一巴掌,但是我自恃不是他的对手,特别是在他吃了半截香肠后,所以没有动手,只是向他笑,还说要不要一点饭。

高启居然说要!王婷说曾继来你吃不完给高启一点吧。我只好将手上的半碗饭给了高启,不过给他前我先将一片肥肉给吃了。

高得富吃饱后在门口训儿子，问跟谁打架了，他妈的打架都打不赢还想吃饭。王婷告诉他是和巷口修鞋摊的儿子。高启的哥哥高明听到了后说是肖老虎的儿子，高得富突然“啪”地给了高启一巴掌，骂他，你这个蠢货，谁让你跟他打架了，跟老子一起上门赔理去。高启站着不动，他不明白一个修鞋女人的儿子有什么不能打的，但他还是被高得富拉走了。

我问高明那修鞋的有什么了不得吗。十岁的高明看着我你说你个小屁孩问那么多干鸟，但他还是显得很有知识地说了那小孩叫肖水什么的，他爸可厉害了，就是著名的肖老虎。我说比你爸还厉害么。高明说那怎么能比我爸厉害，我爸当然是最厉害的了。我说那为什么你爸一听到肖老虎两个字吓得打摆子。高明大怒，看样子要揍我，但这时我爸曾建国出来了，我谅他也不敢。高明说你爸才怕肖老虎呢，不信你问你爸。

晚上我真的问曾建国，我说高明说你很怕一个人，你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得发抖。曾建国说他放屁，老子平生怕过谁，武汉三镇不敢说，在粮道街这一带提起你老爸来哪个不晓得。我知道他在吹牛，要不别人也不会喊他“曾牛B”了。但是出于对高明的报复，也灭灭曾建国的威风，我说你怕一个叫肖老虎的人。

曾建国愣了一下说，放屁，肖老虎现在都在牢房里了，老子会怕他？不过，肖老虎跟你爸我是好朋友，也不存在怕不怕的问题。你今天怎么老问这些问题？我说哦，但我相信他一定是有些怕肖老虎的，所以我也有些失落，毕竟曾建国是我老爸，自己的老爸怕别人的老爸终究是很没面子的事。我告诉他高启今天与肖老虎的儿子打架的事，曾建国说以后不要跟水生打架，肖老虎你应该喊他伯伯的，以后记得跟水生交朋友。

我后来知道肖老虎是父亲那辈人中的一个传奇。肖老虎原名肖虎，那时候还没有黑社会一说，但是肖老虎如果不进去的话便是“教父”级的人物了，他手下有一帮兄弟纵横武汉三镇，据说高得富、曾建国当年还是他的小弟。肖虎是因为一次打架下手太重，打死了一个人才被送进去的，被判无期徒刑，留下他的娇妻与还在襁褓中的儿子肖水生。他的妻子叫任红霞，据说是当年胭脂路最漂亮的女孩子，只是肖虎被抓后一夜之间老了许多。她不愿改嫁，自己摆起了一个修鞋摊养活自己和儿子肖水生。

似乎混混也有遗传血统，肖虎的爷爷参加过京汉工人大罢工，其爸爸

也是当年纵横一方的红人，到了肖水生这一代指望他考上大学从而改变一下他们的血统，但是多年后的肖水生又让他们失望了——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肖水生也成长为了一个路人皆知的混混。

说到混混，在粮道街有许多读书不长进的小孩都成长为了混混，只是肖水生稍微与众不同些，因为我们都知道，肖水生原本想做一个善良的人。

三 高得富偷铁

曾建国基本上是一个平庸的男人，除了每晚在周红梅身上寻找一点快乐外，他没有什么别的人生追求，要他去混黑社会他不敢，让他去经商他不会，他顶多只是偷一点厂里的铁出来卖。那几年他的工资与周红梅的工资加起来日子过得基本上还是衣食无忧的，但是正是这种贪图安逸让他错过了许多次发财机会。

而高得富却不同，他的子女多，而且都能吃，要吃饱不容易。于是他也偷铁卖，将武昌汽修二厂的铁弄出来卖，刚开始只是随意带几块，后来就用自行车拖。他偷铁有优势，因为他是班组长，他还偷配了厂与车间的钥匙，所以偷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渐渐地他就不认为是偷了，以为就是自家的东西。这晚他居然用一个三轮车来装，而且他没告诉曾建国。以前他经常喊曾建国一起来干，但是这晚他可能考虑到如果喊曾建国来就得一半给他，这样就不太划算，再说有一个三轮车来装用不着两个人。这也太把国有资产不当一回事了，结果他就出事了。

武昌汽修二厂的领导们觉得最近车间的铁件老是少，于是报了警。当时一个姓李的警察听了介绍后就认定了是内偷，于是他穿着便衣到现场转了一圈，还对厂领导说今天你再进些好铁回来，故意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这个家伙今晚一定会来的。

这个姓李的警察晚上就在厂区内蹲点，果然晚上高得富推着三轮车来了。高得富心情不错，边哼着“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的歌，边将角钢、槽钢、铁锭什么的向车上搬，他甚至还算了一下这一趟足够自己两个月工资，明天就可以称几斤肉让全家人饱餐一顿了，而且马上老二高启要上学了，应该可以解决他的学费问题了吧。

结果谁都可以预见到，正当高得富准备离开时，厂区内突然灯光大作，刚才还空无一人的厂区突然从黑暗中冲出许多警察来，高得富同志一下子就跌倒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高得富被抓了现行，没得说的，当晚他在派出所过的，李姓警察亲自审讯他，高得富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全部罪行。李姓警察说你还有同谋犯么，说出来算立功，可以减轻你的处罚。高得富当时就想到要把曾建国供出来，但是他还算够义气，没有说。

李姓警察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不说爱厂如家吗？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把厂的东西偷回家，那还有厂么？没有厂你的工资谁来发？没工资你靠什么吃饭？靠什么养活一家老小？高得富深受教育，痛哭淋漓承认自己错了，希望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否则自己的老婆小孩将没人养，并最终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看来李姓警察是被高得富的真诚所打动，陪着高得富来到了高得富的家，了解情况。害得那几天曾建国心神不宁，一副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真是没出息。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高得富归还所偷物品，免除刑事责任，但被厂里开除。据说这还是李姓警察帮了很大的忙，陈述了高得富家中的困难才得以免除刑事责任的。高得富被开除了，一家人的生活也成了问题。高得富在家睡了几天后只好从汉阳门码头坐轮渡来到了汉正街，他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多年后他也算发了财，常说得感谢李局长啊，要不是他，我可能今天什么也没有，一个下岗老工人而已。这句话他对曾建国说得最多，因为曾建国那时早下岗了，而他所说的李局长就是当年的李姓警察，退休时任武昌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1981年，高启还是上学了，是曾建国借钱给高得富交的学费，以对高得富没有供出他的坚贞表示感谢。1982年，我、王婷、肖水生都上了学，并于同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我和肖水生同一张桌子，王婷坐在我前面，我很高兴。在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李鸣，我有一次看到一辆警用摩托车送他到学校门口，于是我打听到了他就是那个李姓警察的儿子。我很羡慕他，警察的儿子多牛B啊！

我用许多糖果来拉拢他，终于见到成效，肖水生骂我是马屁精，于是我也给他吃，结果他也不再骂了，这说明给别人一点甜头是相当重要的生存法则，此后我经常用这招，基本上无往不胜。

四 王婷的妈妈是破鞋

别人都说王婷的妈妈是“破鞋”，当然，那时我还不太理解“破鞋”的意思。在我看来，她妈妈的鞋子非常好看，红红的，还有一条细细的高跟，走在侯补街的石板路上声音清脆悦耳。

“破鞋”名叫赵萍，是湖北楚剧团的演员，许多人都说她才是胭脂路上最漂亮的女人，风姿绰约，高贵典雅，天天香风袭人，衣着新潮，她绝对不应该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走在灰暗的街巷中，她永远是人们目光的焦点所在，女人看她是鄙夷和忌妒的，男人们看她是垂涎欲滴的，我多次注意到曾建国看她的眼神都是痴呆状的，口水流得老长。周红梅为此多次骂曾建国，但曾建国总是否认，语带不屑地说：“我会喜欢那个破鞋？”别说是周红梅，就算是我也知道他是喜欢的，所以我认为周红梅那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话十分准确。

其实，赵萍人很好，她每天都能带回来很多好看又好吃的糖果，所以我喜欢以找王婷一起做作业的名义去她家玩。后来我发现高启也喜欢。赵萍一概微笑着欢迎，她说我们婷婷笨，作业不会做你们就多帮她。她还喜欢给侯补街的孩子看手相，并一一预知他们的将来，但是她的预测都不准。比如她说肖水生会成为一个警察，结果呢，肖水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混混。还预见我将来会发财，但我直到现在仍然靠借钱度日。还说高启将来会成为一个大老板，但是高启却是一个短命鬼，不到二十五岁就挂了。所以永远不要对一个孩子说他将来会怎样，关于人生，谁他妈的能给一个标准答案呢？

曾建国则喜欢以找我回家吃饭的名义来她家，每次都少有礼貌地与赵萍说话，而且曾建国同志爱脸红，这让周红梅很不舒服。周红梅会在楼上扯着嗓子喊曾火车你这个没脑子的到底吃不吃饭，再不回，老娘拿去喂狗了。曾建国会不耐烦地说来了，来了，烦死了。赵萍则微笑着不发一言，其实一切她尽已洞悉。

后来巷子内有人说我爸与赵萍可能有一腿。依我看来，曾建国以一个六级钳工的身份还想沾一点腥，实在是不可能的。据说赵萍是一个上海教授的女儿，她与王婷的爸爸是在下乡时认识的，但是她的丈夫也就是王婷

的爸爸后来去了香港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找他爸爸一直没有回来。她们就与王婷的奶奶一起住在胭脂路一个老式样房里，后来政府将那房子收回去了，就给了她们这样一套一居室作为交换。王婷的奶奶是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婆，常对别人说赵萍的坏话，她认为这个儿媳十分不孝顺，因此她们之间很少交流，有什么话都是通过王婷转达的。其实，她们命运都差不多——自己的丈夫都不知所终了。

在我七八岁时，每天早上都可听到长江对面武汉关的钟声悠悠传来，这时一个脆生生的声音总在楼下喊：“曾继来，太阳晒屁股了，快上学去了。”我打开门，总会看到王婷灿烂的笑脸，她总穿着很干净很漂亮的花衣裳，头发上扎着一双展翅欲飞的蝴蝶结。我答应一声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她的后面。在巷口的时候我们会喊上肖水生，有时高启也会跟我们一起。王婷走在我们中间总是笑得很开心的样子，格格的笑声脆响，似乎还带着清晨的水汽。我很喜欢这种笑声。

王婷大我三个月，她也总是学高启强迫我喊她姐姐，可是我从来不喊，除非她给我糖吃的时候，但我每次把糖一塞进口中就立马翻脸说：“臭王婷，臭王婷。”王婷就会说我是白眼狼，满院子追着打我，院子中有一个水泥做的乒乓球台，我们就围着台子转。一般情况下她根本就追不上我，但也有例外。有一次我滑倒了，被她按在地上，她压住我，打我屁股，问我投不投降。我说男子汉大丈夫决不投降。她就使劲地抽打。我挣扎的时候，她的手打到我脸上，我鼻子一酸居然流出眼泪，我大怒说我日你妈，我日你的臭B。王婷更生气了，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哇哇地哭得更响了。高启在楼上拍着手大笑说羞羞不要脸，曾继来连女生都打不过。

曾建国一把将我拎起，怒斥我小王八蛋乱骂什么呢，看老子不收拾你。幸好周红梅适时杀出，一把抢过我对曾建国说你个没用的东西，看到破鞋脚都迈不动了吧。曾建国脸红脖子粗地说你他妈的说什么屁话，小心老子收拾你。但是周红梅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概，挺着她的大胸说，你来啊，你今天就来打死老娘，然后好娶一个破鞋回家啊。曾建国扬起手，但是没有打下去，因为他看到赵萍正一脸惨白地怔怔站着。

此事后，我与王婷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往。她不再喊我去上学，这让我很失落了一阵子。她每天放学也不再等我，总是一个人走在前面。我想找

王婷和好,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说。一个星期后我才找到机会。那天我们一起值日,要扫地,我积极地干活儿,等校园一个人都没有时我才跟她一起回家,这次她没有故意躲我。我从书包中摸出一个桔子来,递给她说这个是我特意给你留的。

王婷站住看了我半天,然后才接过,掰开后递给我一半。我们相对而笑,我们和好了。我说你明天再喊我上学好不好,你不喊,我都迟到好几次了。王婷为难地说我妈不让我喊你了。我说为什么啊。王婷说我妈不想让你爸妈他们再吵架了。我说这跟他们吵架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们有事没事都会吵的。王婷说你爸喜欢我妈,你妈不高兴。

我说我也喜欢你妈,我还喜欢你。王婷愣了一下,然后小脸在夕阳的余晖中染得通红。王婷说这样吧,我每天喊高启去上学,你听到了也下来,咱们一起上学怎么样。她说得很诚恳,但我不很高兴地说随便你吧。

五 高启的领袖面

高启很快就显示出他非同一般的号召力,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高启太会玩了,他做的弹子枪成了校园的抢手货。他继承了其钳工父亲的部分天赋,用铁丝做的枪不但好看,打出去的纸弹还又准又快。开始他卖两毛钱一把,到他三年级时已经涨到五毛钱一把了。他喜欢恶作剧,大中午顶着烈日去沙湖边捉水蛇放在漂亮女生的抽屉中,等着那女生一声惊叫,他就没心没肝地笑得前仰后翻;他会在胭脂山上掏鸟窝;他会游泳,常常偷跑到汉阳门码头上从高高的趸船上一个猛子扎下去,在长江中嬉戏有余。他因为这些英雄事迹渐渐成了孩子们的头儿,有时居然敢去挑战高年级霸王学生的权威。

我们读到三年级时,高启的妹妹高秀也上小学了。这个黄毛丫头每天背着一个破书包跟在我们后面,高启很反感他这个妹妹,因为高启要做什么,高秀总会说爸爸说了不许你做的。高启说要你管,骂她是小特务。高启这时已经是孩子王了,便经常指示我:“你带我妹妹回去!”我十分不情愿,但是我又不想得罪高启,只好听命。

高秀读书很认真,成绩不错,但我是三年级的老生,指导她还是绰绰

有余的，因此她向我请教问题时，高秀总会说继来哥哥你真棒。我因此很得意。高秀很喜欢到我家来玩，因为周红梅对她很不错，偶尔家中有两个苹果，她也是将大的给高秀，这让我十分不满。周红梅就笑着说等你以后长大了，把秀秀给你当老婆好不好。我说呸，谁要她这个黄毛丫头，要娶就娶王婷那样漂亮的。周红梅很生气，骂我跟曾建国一样都不是好种。秀秀也坚持不嫁给我，她说将来要找一个大帅哥，哪能像继来哥哥，瘦不拉叽的。高得富有次听到后对我说，小王八蛋，你哪一点配得上我家秀秀，老子还不愿意呢。高得富被单位开除后，在汉正街倒一些小东西到司门口摆地摊，好像他干得挺起劲，常对我爸曾建国说，这比上班还来得快些，你干脆跟我一起干好了，我听说广东那边的电子表便宜，我们一起去搞一批来卖怎么样。曾建国这个四肢发达的家伙头颅摆得像钟表，厂里刚升我当班组长，这样走不好吧。而且周红梅作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妇人也是反对的，并对高得富说你以后发财了再带我们建国一把就好了。

高得富后来又在胭脂路摆了一张竹床，摆上一些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布卖。他卖布是按斤卖的（注：此地便是当年闻名武汉三镇的胭脂路零头布市场，南起民主路，北到粮道街，即使是今天，这个布坊市场也依然红火）。高得富东倒西倒，据说发了一点小财，他刚被开除时，曾建国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还经常送一些粮票布头什么的给他，可是到1985年，他就不需要了，他还常搞几尺布头送给周红梅说给你们拿去做几身衣服，这布可都是从日本搞过来的。曾建国回来后，周红梅就对他说你看人家高得富多有本事，不晓得多会搞钱，你看他一家老小穿的衣服，哪一个不是浑身上下光鲜流了的，还早早就买了电视，并指着曾建国身上的印着武昌汽修二厂字样的帆布工作服说，你只晓得拿几个死工资。

曾建国不以为然地说，我已经是八级钳工了，还是班组长了，往后我还会当车间主任什么的，高得富这种投机倒把的搞法怎么能跟我比？然后曾建国扔下周红梅不理了，回头喊我，喂，儿子，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啊？给老爸我说说，八乘以十二等于多少啊？我将头一歪，懒得理他，曾建国很生气地说这小王八蛋真他妈没用，以后接老子的班算了。

曾建国同志并不能预料到在他五十岁时他们厂被改制了，他本人也被无情地安排下岗了，每个月只能拿二百八十元的低保工资勉强度日。而